# 觚賸續編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自序

觚賸續編
卷一
作者：鈕琇
1702年

卷二

言觚

字訓

先贈君曰：刻之為義，刀豎其側，將自戕也；薄之為言，冰承其下，將自陷也。有一於此，災必及身，可不戒哉！

文章有本

傳奇演義，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，哀艷奇恣，各有專家。其文章近於遊戲，大約空中結撰，寄姓氏於有無之間，以徵其詭幻，然博考之，皆有所本。如《水滸傳》三十六天罡，本於龔聖與之《三十六贊》，其贊首呼保義宋江，終撲天雕李應，《水滸》名號，悉與相符。惟易尺八腿劉唐為赤髮鬼，易鐵天王晁蓋為托塔天王，則與龔《贊》稍異耳。《琵琶記》所稱牛丞相即僧孺。僧孺子牛蔚，與同年友鄧敞相善，強以女弟妻之。而牛氏甚賢，鄧元配李氏，亦婉順有謙德。鄧攜牛氏歸，牛、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，結為姊妹。其事本《玉泉子》，作者以歸伯喈，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。古

以孝稱者，莫著於王氏，裒祥其首也。若夫萬里尋親，則《滇南慟哭記》，亦系王紳之事，故近時傳奇行世者，兩孝子皆姓王，豈無所本而命意乎。

## 晝

《坦園通編》云：孟子去齊宿於晝。「晝」當作「畫」，音獲。按《史記·田單傳》：聞畫邑人王蠋賢。劉熙註：畫，齊西南近邑。後漢耿弇討張步，進軍畫中，遂攻臨淄拔之。即此可證。近聞顧氏格軒曰：宰予晝寢，「晝」亦當作「畫」，音話，謂施畫於寢也。禮，諸侯畫寢。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，是欲雕朽木而圬土墻也，侈而且僭矣，故夫子責之。不然，宰予為四科之賢，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寢之事乎？

## 格軒雜詠

潘稼堂敘《格軒遺書》曰：其書約有三種，一撰述，二編纂，三評選，皆細書密註，計三十餘帙，可謂富矣，獨其遺詩少傳。蓋格軒於詩不苟作，亦不多作。余已錄其《秋燈篇》於《吳觚》，今復得《村居雜詠》，猶可想見其人於架阿空谷之間也。其一：「小築聊成隱，衡門繞徑斜。每多驚枕鳥，不斷暎窗花。秋月橫漁艇，春風響緯車。苦吟時有得，把酒玩年華。」其二：「震澤東回渚，鱸魚是舊鄉。池菇鮮入饌，畦韭剪初香。綠樹遮低屋，青苔繡短墻。更多堪畫處，漁網掛斜陽。」其三：「綠滿平蕪處，輕風媚柳條。蝶衣原自舞，燕語故相招。竹裏斜通徑，門前半枕橋。喧塵終不染，隔市亦非遙。」其四：「地僻人來罕，機忘鳥自群。魚苗能種水，雁字得書云。香靜憑風度，琴幽帶月聞。溪邊帆影出，一望已紛紛。」其五：「籬下黃花徑，凝眸直遠天。竹深留雉宿，草暖藉牛眠。艷倚過墻杏，酣垂出水蓮。情唯希種秫，難買傍湖田。」其六：「流水桃花路，來遊可問津。指梅酸沁齒，摘芰冷侵唇。客見將迎少，書成借貸頻。乾坤容嘯傲，我敢任天真。」

## 總戎佳論

項城于大海，永歷時予鐵券封伯。皇朝質其母而招之，乃始歸命，改授總兵。順治中，由滇南還項，椎牛設宴，大會故鄉父老，曰：「向者捐親戚，背井閭，藐是一身，遠遊萬里；一旦躬擐甲冑，出入戎馬間，兵刃雪飛於前，炮石雷鬥於側，當是時，余豈復有生之心哉！戰必受傷，傷必重創，甚則洞胸穿腹，自期必死，而卒未嘗死也。懦夫弱卒，鋒鏑未交，心懷退縮，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。避死者顧反得死，忘生者顧反得生，是

有天焉，無容逆計也。」因袒其體遍示坐客，瘢痏之痕如繡，見者無不驚嘆。彝陵總兵張忠孝，賢而好文。康熙三十一年，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為其屬，謁張，張必降階握手，備致謙抑，曰：「君以文章魁天下，致身戎軒，顧僕何人，而屈君於麾下乎？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。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，歲暮絕糧，丐恩主帥之閽，賜錢二百，易麵一斗。將藉為夕餐，而腹枵心棘，趨蹶仆地，斗麵遂失其半。歸而告婦，相對垂涕，以為無復伸眉之日也。悄恍出門，負暄東墻，偶以柳枝畫土，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，手坎之，得白金三兩。是年進百夫長，家亦小阜。今幸聖明拔擢，建牙於茲，而糟糠之侶，久遊泉下，念之未能輒忘。僕舉此以告君者，要知困極則亨，理有必然。凡人遇小不如意，動生怨尤，此自絕於天耳。彼蒼仁而愛人，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。」二公雖武人，然其言皆當於理，筆之以為偷生疾貧之鑒。

## 故友箴言

余有故友王師石，嘗言：「嘉善丁清惠公為南畿操江時，巡視郭外，偶過刻字店，頤指左右，呼其人來，而肩輿已行。閱三日，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，曰『刻字店主到。』公已忘之，熟視良久，乃曰：『汝店前所刻扁字，筆畫有訛，呼汝命改耳，無他也。』其人自公呼後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，鋃鐺周其身，叱咤盈於耳，晝夜不能食息。逮其還家也，中人之產，已費其半矣。是知慎爾出話，為民上者，尤所宜亟。子他日學成而仕，尚其念之。」余時甫十一歲，已有味乎其言。既壯而後，幸叨一命，奉之益恭。故余宰白水，題一聯於後堂云：「丹毫一點，乃吾民利害攸關。須念悖出必將悖入；白日三竿，即爾室公私畢照，莫謂知顯不在知微。」念故友之箴言也。

## 玉劍訛

《中山狼傳》為宋謝良所著，雖遊戲之筆，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，託此以抒憤耳。《玉劍尊聞》曰：李獻吉下獄時，劉瑾欲殺之，急，乃書片紙出，謂對山救我。家人往告康，康即上馬，馳至瑾門白之，明日即赦出。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。馬中錫撰《中山狼傳》以刺獻吉。夫對山之救獻吉，原非望報於獻吉也，獻吉即有忮忌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？況其文體豐茂，非宋人不辦，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，書此相誚，遂以為撰自東田，《明文英華》仍之，蓋亦未深考矣。

## 京師竹枝詞

指揮陳鐸舊有《京師月令》，其二月云：「是月也，壁虱出，溝中臭氣上騰，妓靴化為鞋。」都下傳之以資嗢噱。近日桐城方爾止有《京師竹枝詞》云：「清晨旅舍降嬋娟，便脫紅裙上炕眠，傍晚起來五個事，一回小曲一筒煙。」亦可笑也。

## 藝林名句

石門呂晚村，初名留良，字冀野，中年以後，屏黜風騷，精研理學，然其少時每一點筆，輒成佳詠。五言一聯云：「病嫌賓客滿，貧覺子孫多。」吳轅次為吳興郡守，地接常、蘇，賓朋麕至，才名交累，不久罷官。吳梅村贈詩云：「官如春夢短，客比亂山多。」兩押多字，藝林並稱名句。

## 醉隱記

區大相，字用孺，高明人，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，所著多館閣之作。其孫崇喆手抄全集來贄，中有《醉隱記》，蕭疏醇雅，其事可記，其文亦可傳也。記曰：「去余鄉三十里，瀕江而居，有隱君子者，號曰醉隱公。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，而獨寄其情於酒。方其寄情於酒也，沈冥酩酊，嘗累日月，凡家之有無，親戚之往來慶弔，世之理亂否泰，身之窮通榮辱，一切弗問也，以是數者為妨於醉也。年十二三即好讀古書，有誌著述，尋以為妨於醉而去之。舉於有司，彫纓系組，謂可券取，以為妨於醉又去之，終身不仕。或勸之仕。閉目搖頭，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。其才可以仕竟不仕，其不仕直以酒，故曰醉隱也。醉隱公既浮沈於酒，於是鄉之好事者，多載酒從之遊，耕夫牧子，有招輒往，往輒盡醉，而人亦樂公之易與。於是風日之朝，月露之夕，或藉花蹊，或蔭竹嶼，或杖山煙，或棹水郭，皆無不醉之時，無不醉之地，遺形骸，忘物我，以自適於天地間，乃自號其鄉曰『醉鄉』。鄉之前大江曰『酒池』，江之對岸大雁山曰『糟丘』。嘗命家人曰：『我死，魂氣往來於是，祭我多具酒，親戚或見憶，以杯酒相酹足矣。』醉隱公既歿，其子中書君仕鑒，即所構樓貌像思焉，曰『醉隱樓』，歲時陳設漿醑肴核如存日。親友過者必酹以杯酒。屬余為記。余維古之以酒為隱者多矣，未必其真好也。彼生不遇時，或才不遇世，竄匿瓶罍，浮泊糟檗以避名而遠害，所謂有托而逃焉者。醉隱公生遇明時，懷才不仕，無所托而逃於酒，殆真隱者耶？昔屈到嗜芰，以子薦不以芰，君子譏之，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；中書君是舉，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！余唯不能酒，然喜酒，又喜人飲酒。常遲客不至，或客至不能具觴，終日談無趣味。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，觀其沈冥酩酊之態，以發我趣；又束縛紳弁，無所逃於名義，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，以適其酣暢之懷。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余，盡付酒家，日與酒氏酣暢其間，以庶幾所謂

醉隱者也。然且未遑也，故樂道其事而記之。」

## 禪諷

留村吳公總制兩粵時，揚州吳轅次以同譜舊好，來遊羊城，寓長壽寺。寺僧大汕者，法筵甚侈，而道力未真，知轅次為總制重客，晨夕請見。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，三司應酬之密，六時並無暇逸。轅次曰：「汝於此間受諸苦惱，何不出了家？」大汕赧焉慚悚。此雖文人雅諷，實可作禪門棒喝。

## 牡丹狀元

崇禎戊辰，揚州鄭元勛集四方才士於影園，賦黃牡丹詩，推虞山錢宗伯為騷壇盟主，品題群詠，最者賚以金罍。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，亦與斯會，即席成七律十章，宗伯評置第一，時號「牡丹狀元」。其詩有「月華蘸露扶仙掌，粉汗更衣染禦香」；又曰「燕銜落蕊成金屋，鳳蝕殘釵化寶胎」，皆麗句也。而讀其全篇，尚未盡體物之妙，兼與揚州少切。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：「聞道姚家種絕倫，雕欄重見一枝新。色分鶯羽迎風艷，香染蜂須泡露勻。小草豈能齊富貴，群花從此辨君臣。碧簫聲裏紅橋畔，金帶徒誇往日春。」

## 清客天

太倉王太常子孫眾多而賢，顓庵、麓臺，尤所鐘愛。康熙庚戌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，泥金之報疊至。適吳梅村在坐，戲曰：「彼蒼者天，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？」太常駭問云何，梅村曰：「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、事事如意者，門客也。今日之天無乃近是。」太常不覺莞爾。

## 三通

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臥子言：「人而不讀『三通』，安得謂之通。」「三通」者，杜佑《通典》、鄭樵《通志》、馬端臨《通考》也。按揚子《法言》：「通天地人曰儒，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。」讀「三通」庶幾通乎人矣。富哉斯言！

## 書名

著書必先命名。所命之名，與所著之書，明簡確切，然後可傳。若意尚新奇，字謀替代，一有謬誤，遂生訾議，不可不慎也。太倉吳梅村與客坐語，適有送《姑蘇志》者，梅村斜睨標題，呼童置幾，略不展覽，客頗疑訝。梅村曰：「睹其書名，其書可知。考之於古，吾郡或稱會稽，或稱吳郡，或稱平江，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，則志蘇州者，自應名《蘇州志》。今稱姑蘇，將志姑蘇山乎？抑志姑蘇臺乎？於理未達，何寓目為！」番禺屈翁山曰：「吾粵有《嶺南文獻》一書，常病其文不足，獻亦因之，而嶺南之稱尤未當。按唐分天下為十道，其曰嶺南道者，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。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，廣西曰廣南西路。今徒曰嶺南，則未知為東乎？為西乎？故為書者生乎唐，則書嶺南；生乎宋，則書廣南東路；生乎昭代，則必書曰廣東；以尊王朝，以合國史。其道端在乎是。」合觀二公所論，可以知著書之體矣。

## 聖武成功詩

康熙丁丑，今上親征葛爾丹，殲魁系孥，大定漠北。閏三月十三日，奏凱而旋，萬騎駸駸。六師烈烈，天子橐鞬戎服，從德勝門入，諸王群臣蒲伏郊迎，珪組充溢，髦倪抃舞，誠所謂敷天之鴻休，無前之偉績也。還宮而後，在朝者掞藻彰勛，諸體咸備。京江張公、新城王公，各有凱歌數十首，喬皇肅穆，盛世元音。其他以蒼健稱者，有慈溪姜西溟之頌。以雄麗稱者，有海寧查聲山之賦。而昆山徐公果亭仿唐楊巨源體，獻《聖武成功詩》五言十章，章十二句，尤為典雅。其第一章云：「玉帛朝宗會，車書定保年。顯承揚往烈，欽若契真傳。協律姚風奏，恢紘姒日懸。時巡龍馭出，清問鳳綸宣。紫禁桐頻錫，黃壤賦屢捐。巍巍唯帝德，丕冒本如天。」二章云：「敷文凝定命，奮武訖方隅。跋扈殲三孽，披猖蹶一夫。才當收猰貐，即已靖雚苻。海國雲沈艦，天山月掛弧。式圍真有截，咨牧正無虞。共仰垂衣治，淳風葉瑞圖。」三章云：「正朔通魚海，輿圖拓象胥。豈期遺小醜，尚敢極恣睢。負險營區脫，憑遐樹拂廬。詔曾馳博望，名每竊扶余。蠶食侵藩部，鴟張震里閭。安民行一怒，中外有寧居。」四章云：「帳殿神居迥，戎衣睿慮長。韘韋珠作服，鞞琫玉為裝。蓄眾仁無敵，勝殘武獨揚。旌旆林蔽影，組練日流光。魚麗成前列，龍韜運上方。軍容分左右，黃鉞在中央。」五章云：「貞卜師行吉，狂知賊勢微。自違雞犬詛，遂失虎狼威。乍遇朱旗合，何當赤羽飛。倒戈膏染鍔，積甲蘚生衣。路有千輜委，人無六騎歸。渠魁亡可待，蚤已決神機。」六章云：「嘉歲逢柔兆，仁聲浹狄鞮。載驅勤展輅，眾望慰揚霓。僛侏陳歌合，蒲萄飲醻齊。系嬰收乳贙，納贐上文犀。驛絡投青海，欹斜舞白題。垂恩行大賚，天外醒群迷。」七章云：「金鍠諧雅奏，玉帳啟高雯。兩屆芳春節，三占絕塞云。長征輕險阻，勝略重憂勤。駭浪平浮馬，

危峰遠縋軍。枯源泉自湧，凍澤草能薰。瑞應由誠感，群神仰大君。」八章云：「大武張皇地，洪勛赫濯時。山形規聚米，士氣鼓行麾。寇自歸連尹，威猶斬郅支。傾心輸靺鞨，流唱息胭脂。溢路聯冠珮，充閭擁旄倪。天街迎萬乘，歌舞著班師。」九章云：「鑾發秦川永，龍回晉水清。睿情周隱蔀，朗鑒肅彫纓。兵白天河洗，功因月窟成。三農安襏襫，一宿落欃槍。大漠煙何峻，周行砥似平。無窮宵旰意，浩蕩及蒼生。」十章云：「三靈環黼座，萬壽進簫韶。廷集瞻雲頌，衢盈擊壤謠。祖功分櫛沐，天德共鈞陶。銀漢奎章麗，金甌甸宇遙。池開非舞駿，門辟更詢蕘。自昔聞恭己，尊光獨聖朝。」韓學士見而嘆曰：「我輩當焚硯矣。」是時上在暢春苑，奏進稱旨者加秩有差。其文書以葉金之箋，韜以文錦之帶，而各鐫姓名銜職於牙簽以束之。一帙之備，所費多金，裝潢善手，獲利頗厚。

## 曹娥碑辨

華州王山史著有《山志》一書，其《曹娥碑辨》曰：「《世說新語》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，註云：曹娥墓在上虞。魏武未嘗至上虞，是矣；即蔡中郎避難在吳，亦並未嘗至越也。今按《典略》云：魏文為世子，經陳太丘墓，見碑題曰『黃絹幼婦，外孫齏臼』，思之不解。楊德祖答曰：『陳實之墓，蔡邕之辭，鐘繇之書，絕妙好辭也。』與《世說新語》大異。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之說，必無之事也。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，皆字伯喈，一陳留人，即中郎；一上虞人，以孝行舉，終隱不仕，乃辨柯亭之竹，撰孝娥之碑者也。事固有巧合者，遂致傳訛耳。」

## 家國同慨

元僧雪庵《題三山萬歲峰》詩云：「一沼曾教役萬民，一峰曾使九州貧。江山假設方成就，真個江山已屬人。」近有縉紳周姓者，致政家居，見其子日事營造，口占四語示之云：「塊塊黃砂石，錠錠雪花銀。老夫歸天後，依舊與他人。」家國之理，雖大小各殊，而無德以居之，勞民傷財，轉瞬易主，同一可慨也。

## 西溟書

姜西溟臨王廙帖貽余，題其後云：「王廙字仲將，其書真學元常，草法伯英。廙乃右軍之叔，而傳書法於右軍者也。然右軍雖云出藍，不如仲將多矣。」又題余《述哀》詩後云：「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，而不聞蓼莪之悲，豈逸之耶？得此補之。」二意皆前

人所未發。西溟逝矣，覽其遺墨，不勝淒然。存此以誌故人之感。

## 棉邨麗句

尚櫟山之子玉藻，號棉村，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京，題其《遊七星巖》詩於素箑，晤余高明官舍，詩曰：「誰鑿雲根一罅開，青排古木翠鋪苔。倒籠日月疑無地，深貯煙霞忽有臺。星斗象從巖畔掛，鼓鐘聲向窟中來。浮生如寄幾回到，又被猿啼聒耳哀。」余見其年姿韶令，辭筆超警，延之根青閣，索觀舊篇。次日，以所作來示，片紙零書，琳瑯觸目。《詠燕》云：「雨昏南浦飛偏急，簾卷東風晝正長。」《茉莉》云：「枕畔夢回羅帳月，鬢邊香綻玉釵風。」《紙鳶》云：「毛骨已輕歸不去，雲霄雖近到無因。」《梅花紙帳》云：「風煙縱少何曾隔，雨露雖多總未沾。」《美人病》云：「竊去始憐靈藥誤，瘦來終愛舞腰纖。」《夢》云：「五更酒醒人歸後，三月鶯啼花落時。」《醒》云：「重門夜靜梨花雨，孤館春寒柳絮風。」《白鸚鵡》云：「掛當玉樹春難辨，棲向瓊樓夜不知。」非神擬西昆者，無此麗以則也。

## 詩聖

古來詩材之富，無若老杜，詩律之細，亦無若老杜。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：「風蝶勤依槳，江鷗懶避船」，「煙花山際重，舟楫浪前輕」，對以板為工也；「沈牛答雲雨，如馬戒舟航」，「竹葉於人既無分，菊花從此不須開」，對以活為工也；「側塞被徑花，飄颻委墀柳」，「卑枝低結子，接葉暗巢鶯」，以疊韻相對為工也；「羈棲愁裏見，二十四回明」，「白狗黃牛峽，朝雲暮雨祠」，以沓字自對為工也；「西嶺紆村北，南江繞舍東」，以四方合兩句對為工也；「遙拱北辰纏寇盜，欲傾東海洗乾坤。邊塞西番最充斥，衣冠南渡多崩奔」，以四方分四句對為工也；「媛客貂鼠裘，悲管逐清瑟。勸客駝蹄羹，霜橙壓香橘」，以隔句對為工也；「神女峰娟妙，昭君宅有無，曲留明怨惜，夢盡失歡娛」，以下句對申上句對為工也。老耽詩律細，非即孔子之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乎？此之謂「詩聖」。

## 脫換法

「樂行不如苦住，富客不如貧主」，本佛經語，而高季迪《悲歌》則曰：「貧少不如富老，美遊不如惡歸。」「寄愁天上，埋憂地下」，本仲長統語，而陳臥子《秋懷》則曰：「不信有天常自醉，最憐無地可埋憂。」是知不論何語，一經脫換，便成佳句。格軒嘗

稱：吳門女子《秋風》一聯云「清同月色歸深院，冷帶天香入畫樓」，其為《落葉》詩則曰「黃隨寒影埋荒寺，紅帶芳心出御溝」，亦善於脫換者也。

## 樾巢近體

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，意在臚列時賢，而不在表章前哲，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，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。然求其律細詞清，則自梁、屈、陳三家而外，惟何子鞏道五七律為可誦也。鞏道字皇圖，香山相國之仲子，著有《樾巢集》，余就其家購得藏稿，選而錄之。其《過淡園憶歐子建》云：「斯人不可作，懷古向殘園。末路獨相念，高風誰與言。壁蟲乾有字，籬竹老無孫。莫問三千客，年年燕在門。」《寄匡山石西堂》云：「武夷回短棹，廬嶽住高秋。舊路皆紅葉，孤僧想白頭。嶺遙鄉夢入，江逼道心流。三十浮家客，無因學水鷗。」《坐雨得月》云：「秋風江上城，殘月雨中明。愧我青尊盡，教人白髮生。濕燈搖草露，涼葉動蟲聲。共作天涯客，登樓正有情。」《雨中作》云：「高棟燒銀燭，層檐送雨聲。壁空孤影見，簾靜薄寒生。鐵笛催三弄，銅龍報五更。庭花將盡落，莫遣夜啼鶯。」《重過西園》云：「幾囀初鶯語，西園春盡宜。每於好花處，轉憶少年時。紫玉紉蘭葉，紅牙按竹枝。徘徊行酒地，空見粉墻詩。」《甘灘口占》云：「步月出灘上，夜歸人語稀。竹風喧一巷，螢火候雙扉。獨賞興逾遠，冷吟聲漸微。幾時臥空谷，終日抱金徽。」《過武侯祠》云：「天涯爭奉武侯祠，千古精靈想在茲。魚水亦知能遇主，江山終恨不逢時。南陽大勢言曾蚤，西蜀偏安計已遲。徒使老臣頻拜表，出師心事至今悲。」《春夕》云：「黃蝶飛飛又夕陰，數重簾幕隔平林。水邊對月難尋影，樓上看花盡見心。漸老忽驚潘嶽鬢，多愁空抱馬卿琴。青春只道時時在，不謂柔桑已有椹。」《日日》云：「日日悲笳海上來，蕭條風景暗相催。怒潮打鶴猶閑立，深雨迷花尚鬥開。曉出不知心所往，夜吟唯有影相陪。天涯縱得投間地，庾信江南未免哀。」《歸至鐵岡》云：「舟路蒼茫數里煙，風吹秋思晚淒然。十年故國人空老，一夜他鄉月可憐。下瀨船從波底起，臨崖燈向樹頭懸。菇蘆自古容鷗鷺，怪得閑身到水邊。」《懷李東苑》云：「樹裏陰濃晝寂然，濕雲蒸作一溪煙。愁中生計沈杯底，夢裏功名到枕邊。野水流來初落蕊，江風吹起欲吟蟬。蓬門若肯停車從，經授侯芭或敢傳。」《寄虞山嚴伯玉》云：「零落蒼梧老一村，鄉心空倚夕陽門。路遙盡怨王孫草，地古能淹帝子魂。新藥店中多病債，舊朝衣上有啼痕。憑君莫問平原石，共化寒灰總負恩。」《登平湖閣》云：「人煙亂後半窮荒，湖上登樓見一方。路合燒痕溪草黑，窗分斜照縣山黃。葉當秋落心先覺，水自天來夢更長。四海茫茫身未老，勝遊多感在他鄉。」《宿準提閣寄陳元孝》云：「秋深高閣靜中登，一榻山光宿上層。別夢暗迷紅葉寺，病身閑對白頭僧。流螢入雨能為火，凍瀑臨風不化冰。莫怨離憂隔江水，此時吟盡佛前燈。」《登中峰塔》

云：「憑高竟日對斜曛，一片鄉心在白雲。繞寺磬從天際入，向城帆到水中分。窗開山色層層見，地抱江聲處處聞。便欲忘憂共杯酒，不堪明發更離群。」《暮冬歸訪西山呈草堂主人》云：「草堂西望女墻遮，一片松窗晚送霞。學道漸知歸有路，看山休嘆老無家。斜陽靜對吟邊鶴，淺水間開飲處花。心戀石樓食獨宿，滿房寒瀑月初華。」《贈家博士任生》云：「買得寒雲一片山，朝簪抽罷住人間。憂時亦為偏安出，避世誰能未老閑。雨凍圍棋敲半夜，竹深孤鶴款重關。舊遊記得西湖月，滿匣詩題不忍刪。」《和贈雲美》云：「上清秋夜降真仙，月裏霓裳曲盡傳。電影射簾知一笑，柳痕遮殿惜三眠。書成招手呼青鳥，歌罷翻身上紫煙。不是人間能買笑，後園辜負落金錢。」《贈老人》云：「望見雙瞳碧幾層，冬殘留得滿須冰。一家金鎖皆持鑰，十畝嘉禾半飯僧。日午看棋眠社樹，夜深扶婢點河燈。洞中知有能騎鶴，不敢投君七尺藤。」《夜舟》云：「江燈忽向老漁分，照見潮生遠處聞。獨鳥半天啼到水，余霞終夜散為雲。樓邊海氣昏鐘亂，樹裏秋聲落葉紛。西舫有人歌白苧，寄將紅淚贈羅裙。」《寄梁藥亭》云：「幾欲披緇念有親，閉門依舊水邊人。菖蒲作劍難消恨，荷葉為衣易洗塵。月色此時看濯濯，車聲何日聽轔轔？為誰紅蕊參差落，吟斷空園一片春。」《晝坐》云：「晝坐高齋新放晴，當門山色背南城。花飛苔徑日千點，蠅打紙窗時一聲。病後客懷多寂寞，夢中人事最分明。十年買酒醒還醉，醒學靈均醉步兵。」《秋吟》云：「隔竹西風送暮蟬，蕭蕭疏雨意茫然。數莖白髮添詩債，七尺青藤掛酒錢。地靜野鷗長占水，日斜村樹自生煙。交遊十載雕零盡，猶有遺民似葛天。」《詠簾》云：「一幅湘煙半掩門，幾雙春燕繞黃昏。每當月到通花氣，不待風來作水痕，私語傳多斜見影，秋波遮斷兩消魂。為誰返掛珊瑚冷，愁坐空宮憶舊恩。」《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》云：「雨晴荒縣有春燈，照入西山路幾層。屋暖漸低雞樹月，石寒猶響馬蹄冰。新愁綠酒酣千日，往事紅灰化五陵。不用更歌金管曲，十年王謝半為僧。」《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》云：「數里輕陰到石樓，遠天斜照一時收。村煙未出松門冷，人影欲空潭水秋。蝙蝠晝藏諸洞濕，薜蘿深鎖一泉浮。無端更聽山陽笛，淚落西風憶舊遊。」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離亂，刻意抒懷，音多哀颯。方在盛年，為怨家夜殺於道，其業未竟，識者惜焉。

## 律例

自捐納之門辟，雖貧如顏子，無不市簞鬻瓢，爭求一命之服。自風雅之道衰，即愚若胡生，亦必捉風捕月，自詡五言之城。計改亭曰：「捐納者遵例而行，宜然已。大清律無『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』之條，何以效蘇、陸者比戶，談王、李者塞途也？」可謂善謔矣。

## 園竹詩

湖州白雀寺，綠竹盈園，枝修節巨，有女子刻詩於上云：「閑拔金釵撥翠筠，尋春人自惜殘春。幽情無限誰能見，疏雨東風總未真。」後書「吳門蘇氏碧虬題」。

## 首尾限字體

余與頻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薛蘿莊，剪燭論詩，旁及雜體。太史言：「往居雁門，盧制府出限韻春閨題，屬諸賢賦，傅徵君青主以蓋頭『雨絲風片煙波畫船』八字，為《牡丹亭》曲中語，一笑而罷。然搦管則實難綺靡而妥貼也。」余曰：「琇幼年曾有此作。」隨命小胥抄示。太史曰：「辨加哉！詩審博，惟博故冥搜廣引，妙趣紛披，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，而成千花塔，造五鳳樓，亦何不可？其勿以少作姑舍。」因遂存之：

雨脂紅染女兒溪，絲幌朱甍舊姓西。風剪巧裁釵作燕，片雲閑織錦成雞。煙銷香篆金猊冷，波動簾紋彩鳳齊。畫閣時攜諸女伴，船浮綠蟻聽鶯啼。

雨馬聲過柳外溪，絲幃沈醉玉東西。風簾上押垂銀蒜，片錦安籠鬥木雞。煙冪銅溝紅杏發，波縈瓊澀碧苔齊。畫眉的是金閨鳥，船外樓頭伴妾啼。

雨屐尋芳傍晚溪，絲幡簪髻過鄰西。風姨月姊春時酒，片石孤花午後雞。煙薄綃衣珠腕弱，波淩羅襪玉趺齊。畫橋一自劉郎別，船去天臺空鳥啼。

雨腳初收瑟瑟溪，絲欄寄恨宋墻西。風塵久隔占晨鵲，片夢難成惱夜雞。煙鎖梨花魂欲斷，波搖蘋葉影初齊。畫欄十二凝眸處，船望江頭掩淚啼。

雨墜添瓶水註溪，絲絲草綠小樓西。風濤幾誤緘書鯉，片羽空憐舞鏡雞。煙拖蠟銷珠淚合，波箋香膩墨痕齊。畫堂欲寫琵琶怨，船裏青衫莫浪啼。

雨珠盈掬撒寒溪，絲線春量日影西。風柳半垂藏水鴨，片花時落打山雞。煙凝瑟戶熏蘭罷，波峭回欄倚袖齊。畫出江南三月景，船行芳渚鷓鴣啼。

雨潤如酥冪曉溪，絲絨刺繡碧窗西。風流解舞銜珠鶴，片段成文吐綬雞。煙裏賭釵香草集，波間傳劄錦鱗齊。畫衣漬盡芳閨恨，船載車量玉箸啼。

雨燕飛飛下夕溪，絲籠繡帳憶征西。風綃霧穀飄荀麝，片紙單書寫庾雞。煙點殘梅妝額就，波涵纖月影蛾齊。畫屏掩燭春寒淺，船子聲過烏夜啼。

雨檻星窗倚碧溪，絲繩彩柱杏園西。風幡暖護探花鳳，片枕寒驚候日雞。煙繞遠山眉黛蹙，波橫秋水額黃齊。畫樓春曉東風劣，船系垂楊百舌啼。

雨淋鈴閣唱南溪，絲鬢難玄日易西。風淡花疏愁裏月，片山孤水夢中雞。煙飄弱絮才如謝，波織輕紈服似齊。畫戟朱門夫婿在，船歸封寄數行啼。

桃花園

宋侍郎楊紹雲，吳江人，去官歸里，於震澤鎮之中，築桃源洞，至今猶存。去鎮西三里許，地名馬甫，明萬曆時諸生錢泊庵自鳧湖徙居焉，有桃園十二畝，中坎小池，外環幽竹，春時花光燦照兩岸，日與諸名人觴詠其中，風流勝地，足繼名賢。百年來宅廢園空，子孫俱盡，無有過而問者。余表弟錢雲，字宛朱，其族孫也，好古工文，愴然懷舊，遍索追題詩句，匯而成集，自冠以序云：「千株夾岸，記寫幽源；百畝盈庭，句吟紫陌。醉歸杜老，賦韋曲之家家，棹去白仙，歌武夷之處處。乃至揣劉郎之路，滿澗連溪；憶曼卿之山，倚天照海。桃花勝地，作者名篇，自昔為然，於今亦有。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，老多花癖。營成別業，槎浮笠澤之家；選遍名葩，核裹龍門之種。激流植援，佇雨露之三年；漬酒塗箋，候風光於二月。流脂點點，曉放千嬌；罥粉重重，午分一笑。犬吠紅階之影，人驚客到門中；魚吞碧水之香，風送春流村外。幾度詩成金谷，曾自解花貪結子之嘲；一時賓集蘭亭，亦共有觴泛流霞之樂。境殊不隔，爭看棹入漁郎；心既常閑，盡謂巖棲雲客。地止逾乎十畝，原對衡門；時忽閱夫百年，已成古路。池欹衰柳，黯縈數樹荒煙；徑沒平蕪，冷墮半輪殘月。蒼涼之後，難言香跡成蹊；零落之余，孰睹紫絲若障。渺矣話傳送果，玉井常分；慨焉意識逃名，柳橋共訪。園中事往，緬小亭覆綺之年；江上村多，溯蜜樹烘雲之處。李吟錦浪，近體生新；韓賦紅霞，古風絕麗。敘賓朋之觴詠，述士女之遊觀。竹裏芳華，恍見有一家占住，林間春色，儼如從當日看來。故或只語生香，江花獨燦；亦有數章疊綺，蜀錦紛披。一問棲山，永懷傍井。將比諸人面東風之憶，句可流傳；抑視為兔葵燕麥之嗟，序堪並錄。雲也居雖分乎北阮，同在吳鄉；路亦出乎南塘，常過甫里。斜陽燕子，無地尋芳，流水鱖魚，有時懷舊。子孫何處，洞中幾世人家；書卷誰傳，《陌上》一篇風月〈公詩失傳，止留《陌上吟》一幅〉。正賴詩題西滾，識杜氏之花潭；已多韻用東坡，品我家之錦樹。遂使人歌一曲，興紫雲紅

雨之思；因令客唱數聲，動白草黃桑之感。不必過讀書之塢，始知樹接溪橋；無須訪載酒之堤，已見煙迷村路。縱多諸體，皆比瓊瑤；爰勒一編，共登梨棗。冀永垂藝圃，爭看好句如花；且共識桃園，續賦佳篇似畫。」

## 天粘

「離離山抹雲，窅窅天粘浪」，此少遊《松江》詩也。「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」，此少遊《滿庭芳》詞也。其用意在「抹」字「粘」字，蓋屢見矣。況庾闡賦「浪勢粘天」，張祐詩「草色粘天鶗鴂恨」，俱有來歷。俗本以「粘」作「連」，益信其謬。

## 東里奇句

吳東里先生，名宗潛，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。鼎革後隱於醫，有《中秋家宴》詩云：「大烹豆腐瓜茄菜，高會荊妻兒女孫。」句法極為奇創。康熙丙寅，年已八十餘，其將易簀也，忽起坐曰：「尚有詩債未了。」亟呼孫口授《挽沈介軒長歌》，令書之，爛熳數十韻，詩成，瞑目而逝。

## 支干

支干以紀天時而無關地理。然長安有子午谷，杜少陵云「故人今居子午谷」是也。潤州有丁卯橋，許渾別業在橋畔，因名其詩曰《丁卯集》。吳興有癸辛里，周密寄家里中，因名其書曰《癸辛雜識》。我邑亦有庚申亭，今雖其址已廢，而其名絕雅，可與「問鶯」「垂虹」並傳。